

中文版全译本

宾纳档案

美国酬金最高的私人侦探 打开了他的私人档案

〔美国〕奥克塔沃·宾纳
布鲁斯·C·迈肯纳 达瑞·马特拉
薛瑾 王莹 翻译 陈孝英 审定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宾 纳 档 案

[美] 奥克塔沃·宾纳
布鲁斯·C·迈肯纳 著
达瑞·马特拉

薛 瑾 王莹 翻译
陈孝英 审定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国际)授权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宾 纳 档 案

[美] 奥克塔沃·宾纳
布鲁斯·C·迈肯纳 著
达瑞·马特拉

薛 瑾 王莹 翻译
陈孝英 审定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北京市艺辉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11.75 插页:4 字数:250 千

1998年2月第一版 199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ISBN 7-204-04002-3 定价:19.80元
I·710



我的助手莎莉·格德夫蕾，
化名“凯莉·格雷斯”。



卡伦·克萨曼
心理学家，我的助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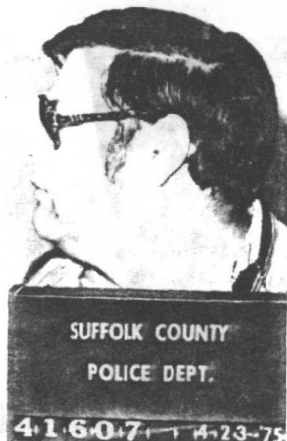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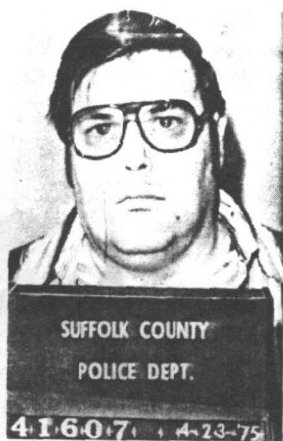
我的队员之一
诺玛·托里斯曾帮我调查
纽约及科伦坡黑帮家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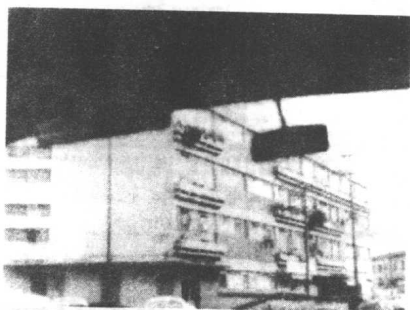
我的好朋友、良师益友
罗杰·布尔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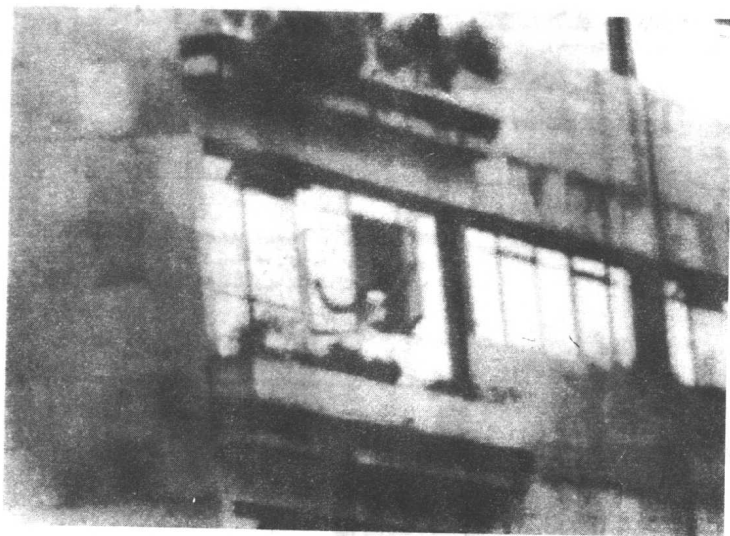
胖子劳伦斯·艾里佐和科伦坡家族合伙人布迪·隆巴多以及另外三人在纽约《花花公子》俱乐部。



劳伦斯·艾里佐的快照之一
在他的石油业务鼎盛时期，他和迈克尔·弗朗西斯每周收入有八百万美元。



国际恐怖组织分子活动的某公寓楼



上面的照片可以看到一位恐怖分子在向街上张望

衷 心 感 谢

衷心感谢约翰·林赤先生，是他引导我开始了调查员生涯。感谢我在墨西哥、英国和巴拿马的同事们，多年来，在我接办的诸多大案、要案中都留有他们无私的奉献。为了安全，在这里我不能把他们一一介绍给读者，但是没有他们的鼎力协作，本书中的大部分案件都无法解决。我更要感谢我的妻子格蕾丝，没有她的鼓励和支持，本书也不可能问世。

奥克塔沃·G·宾纳

目 录

序 言	(1)
第 一 章 石油联盟组织	(7)
第 二 章 开局让棋法	(17)
第 三 章 迈克尔和胖子	(28)
第 四 章 一个胖子和一个女人	(39)
第 五 章 自掘坟墓的法官	(67)
第 六 章 弗利托公司的窃贼	(75)
第 七 章 维尔金逊之剑	(92)
第 八 章 恐怖分子	(104)

第九章	富人的恐惧	(124)
第十章	死刑	(144)
第十一章	票的风波	(162)
第十二章	北部之行	(182)
第十三章	生·死·再生	(198)
第十四章	从输油管道里流出的财富	(218)
第十五章	T先生和勒索犯	(233)
第十六章	蒙特哥海湾的恶梦	(242)
第十七章	一份来自地狱的报告	(259)
第十八章	警惕执法者	(281)
第十九章	无视法律的检察人员	(303)
第二十章	姗姗来迟的可笑结局	(324)
后 记		(351)

序 言

那是 10 月的一个霜冻之夜。时近年夜，我手头还忙着一个毫无结果的案子。为了此案，我每天工作 18 个小时，已连轴转了好几个星期。长时间地四处奔波极耗体力，那天晚上我感到明显的疲惫，回家的念头立即冒了出来，真想马上就见到我的妻子格蕾丝，马上回到孩子伊莉莎白和理查的身边。如果那时到家，孩子们肯定已进入梦乡，但我至少能看看他们熟睡时可爱的模样。只要能摸摸他们温润的小脑袋，在小家伙的床边静静地呆上一会儿，我就心满意足了。接手这桩案子的这段时间，几乎每晚我都在外面忙得焦头烂额，要不就跟今晚一样，坐在办公桌前，通宵达旦地研究那些调查材料，不知不觉地直到东方破晓。

我刚刚结束与两个国税局特工的交谈。过去两年里，他们以及其它内部人员就曾指出或影射过税收部门存在的敲诈勒索和贪污腐败，包括那些与暴力组织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黑色交易。这些肮脏勾当已多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公民们若一旦发现，会愤怒地将那帮税务人员毫不犹豫地扔进垃圾桶。但事实上，国税局对此并无任何醒悟之举，而我也疲倦难当，不想再自寻烦恼。

把那支 38 口径的左轮手枪装进耐磨的跨肩式皮枪套里，我

又挑了几份文件塞进公文包，然后把桌上剩下的材料统统送进碎纸机销毁。另一件至关重要的事就是锁住软件。我打开电脑，给数据库里所有的数据全部设置了相应的密码，以防信息流失。确定万无一失后，我关掉电子监测器。细长的电线像条黑皮蛇似地，从橡木办公桌上歪歪扭扭地垂下来，在地板上回旋、盘绕着。我小心翼翼地绕开电线，关掉电子窃听器。这玩意儿是我用来监听新泽西州利保的办公室的，以防有人进去偷装窃听器。最后，我把一个红外线监测器巧妙地藏进四壁镶木的办公室的隐蔽处，这个警报系统由我订做，我们自己人安装。一切就绪后，我开启了控制整幢建筑的安全系统。这种每晚例行的检查不容忽视，否则无疑会给对手以可乘之机。25年秘密的地下工作使我切身体会到，事无巨细，皆应留意。

我迈出屋子，向我的“柯维特”车走去。瑟瑟秋风夹着寒意迎面扑来。我仔细地检查了手枪上的保险，确认它已经打开。这桩国税局案子搞得我格外紧张。

办公室周围是一片茂盛的树林。走到林子的黑暗处，我停下脚步，站了好几分钟，让眼睛慢慢适应周围漆黑的夜色。接着，我尽可能地观察着这幢石屋办公室周围的动静。据我看来，似乎没有人潜伏在车旁的树丛里，也没有任何可疑的车辆停靠在路旁。于是，我放心地钻进自己的灰色跑车，朝曼哈顿我的住宅驶去。我的住处位于几英里外“哈德逊”河的上游，这条河直穿曼哈顿市区。汽车开上街头时，我打电话告诉格蕾丝，我正在回家的路上。

出于习惯，我扫了一眼汽车后视镜，一束刺眼的灯光划过，同道行驶的车辆没有任何异常迹象。即使在午夜这种时刻，我仍不敢放松警惕。为保险起见，我玩起了车技，看是否有人盯

梢。我们这行称这种花招为“干洗”。我猛踩加速档，汽车飞快地驶进一个黑暗狭窄的郊外街道，然后我调整车速，缓缓滑行。好几次过十字路口时遇到黄灯警告，我都没减慢车速或是停车，反而踩住油门闯了过去。这时，我注意到一辆普普通通、毫无特色的轿车一直跟在后面，重复着我的每个动作。这不免有些蹊跷。

我努力回想面前这些街道的布局，考虑是否有被人袭击的可能。没准有其它车辆突然从侧面包抄，接应后面那辆车，从而切断我的去路，把我逼进一个进退两难的处境。现在，我究竟该加速甩掉跟踪者，还是立即反击，给他个措手不及？

这样拖下去，无非是把那件不可避免的事情推迟发生。如果说，我在多年情报生涯中学到了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知灼见的话，那就是：当你受到袭击时，必须进行反击，先干掉对方。“柯维特”正以子弹出膛的速度射向西纽约州肮脏的滨水区，沿着“哈德逊”河，在一排公寓式住宅群旁行驶。大河旁的路上有一处急转弯，恰好给我造成机会，可以调转车头进行反击。

离“转折点”越来越近，我感到身体的重心完全压在左侧肋骨上。多亏“柯维特”那卓越超群、异常灵敏的性能。即使我以每小时 90 英里的速度冲过曲折黑暗的街道时，这辆低身跑车仍能平稳地紧贴沥青马路。身后的车前灯忽隐忽现，表明我有足够的时间对付可疑的那辆车。

当那辆车的车灯再度隐去时，我在转弯处迅速地调转车头，汽车轮子跟地面磨擦发出一连串火花。在“柯维特”发出的刺耳声音中，我赶忙刹车，从车里迅速跳出来，伏在车后，摸出手枪，盯着那辆正在驰近轰鸣响着的车子。

那辆小轿车在 25 英尺外也在尖锐的哀嚎声中刹住了，一个身影迅速从车里跳出。我料想还将看见第二个身影，庆幸的是，这个追踪者并没有带同伙。

“怎么回事儿？”我喊道，手指扣在扳机上。

黑暗中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你冷静点儿。”同时，黑影向我这边走过来，直到他完全暴露在车灯前。我睁大双眼辨认出了他的制服，看清他的手正放在挎肩式手枪套上。这家伙是个警察！怪了，这个警察为什么开一辆没有标志的车？我仔细观察他的肩章，尽管隔了些距离，我仍能认出西纽约区警察局的标记。岂有此理，一个西纽约区警察从利保跟踪我一直到这儿！这里面有戏！

“我会杀了你的！”我大声嚷道，“为什么要跟踪我？”

这个男人现在离我更近了，我完全看清了他的脸，还记下了他的名字和徽章号码，他叫罗伯特·戈姆兹。

“您超速驾驶，”他呼吸急促地说。看样子他很激动，我从车后面走出来，手指仍然紧扣着扳机。

“是你值班？”我逼问，“你的警灯在哪儿？我差点儿开了枪。”

他没有作声，站在我面前一动不动，而他的眼神却飘忽不定，像是犹豫不决下一步要做什么。一阵恐惧猛地攫住我，这短短的沉默会不会是个信号？这小子是不是引我出来的诱饵？疑虑顿时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假若果真如我所料的话，那他显然处于不利的位置。我把车灯打在他身上，自己藏在车后，他毫无遮掩地暴露在两个车灯之间。无论他是不是警察，一旦走错一步，都可能被我置于死地。他到底想干什么？我们在寒气刺骨的黑夜里对峙着，每一

次心跳都增加了空气中火药的浓度。好一个墨西哥式的僵持，而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墨西哥人！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他若不是个冒牌警察，恐怕早有一打警车开来助战了。

有意思的是，我们居然奇妙地达成了一种默契，显然，敌意在我们长久的僵持中渐渐淡化。他意识到他自己已经无法再做他想做的事，而我也没有理由在他做出愚蠢的行为之前干掉他。我谨慎地钻进车，一边留心着他那只按在枪上的手有什么突然举动。我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现场，果然不出我所料，警官戈姆兹没有再跟上来。我把车开进底层车库的安全门时，才扔掉手中的枪，整个人松懈下来，靠到了方向盘上。我的亲人正在楼上等我回家。万一我永远回不去呢？在我全部人生的厄运中，这是头一次，我真切地感觉到心脏在猛烈地撞击着胸壁。

第二天清早，我打电话给西纽约州警察局一名叫卡尔·奥尔森的警长，提醒他，他的手下有一个无赖在一笔肮脏的交易中充当打手。不出所料，奥尔森警长告诉我，西纽约州警察局没有叫罗伯特·戈姆兹的，那小子真是冒牌货。

事情就此结束了。如果断定那冒牌货是一名杀手，他肯定会利用每一次机会，或者更糟的是，他会利用偷来的警车作案，完全不费吹灰之力干掉我。但是，为什么……我赶走这些无法解释的念头，试图考虑一个更为迫切的问题：谁是这家伙的后台老板？是国税局？还是纽约的美国监察院？或者是声势浩大的贝费利·希尔企业的人员？我正在调查涉及到他们的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受怀疑者的数字颇为庞大。

那个午夜的追踪仅仅是近来发生的一系列恐吓事件之一，其目的就是要我中断这起调查。上个月，我的邮件被劫走，包括普通的银行帐单、信用卡之类；我的电话被窃听；我办公室周围

也时常出现一批批神秘的少年犯罪团伙四处游荡；有人竟然在我妻子的车上偷装窃听器；还有人趁我不在家时打电话威胁我的孩子。

这样下去何时是个尽头呢？在我的调查生涯中曾经遭到过一些可怕的迫害，但从来没有卑鄙到这种地步。无论是与黑手党的交锋，还是面对中美洲危险的恐怖分子，我都没有受到过这种程度的人身攻击！我生命中头一次出现了“退却”二字，我担心再调查下去，会殃及家人的安全。

知难而退非君子。我从未因为恐吓而退出任何案件。我决非懦夫，我决不罢休，对龌龊小人的愤怒点燃了我的勇气，那是一直鼓舞我一往无前的胆量。我得找个法子保护我“至爱的家”，而后继续反击，仅此而已。

但这一次不那么简单。向我挑战的是权势大得难以想象的对手——美国政府本身。这会逼迫我使出浑身招数，也就是20多年来为谋求生存而从事的地下工作中所积累的经验。

幸运的是，我有不少经验可供参考。

第一章 石油联盟组织

“奥克塔沃，你马上来一趟！”

声音听起来焦虑万分。打电话的居然是哈洛德·伯恩斯坦。我很诧异。他是个粗鲁却并非蛮横无礼的人，他和他兄弟雷蒙德操纵、运转着整个诺思威尔企业，那是个以长岛为基地的庞大的天然气、石油联合企业。

“怎么回事？”我问。这些年我受雇于诺思威尔，协助企业解决了不少安全问题，所以我能感觉到伯恩斯坦的举动很反常，以前从没见过他如此惊慌失措。众所周知，没有钢铁般的意志是不可能成为百万富翁的。

“电话上没法说。事关重大，十万火急。今晚召开紧急会议，我们需要你。”

麦尔维尔是驻纽约的诺思威尔企业总部。我一到那儿就立即被引进一间豪华的大会议厅，仿佛是走进了一个灵堂。大厅里没有往日的高谈阔论，石油巨头和他的助手们全部板着面孔，低声地交谈着。

伯恩斯坦一见到我，立即开门见山地说：“罗克·斯加林诺又给我们添乱子了！”

“罗克·斯加林诺？”我无奈地摇摇头。

斯加林诺生性粗暴、凶狠，和表面上娴雅、英俊潇洒的科隆